

◇李瑞洪

聂干因：阴差阳错画戏画

京剧院熏陶成戏迷

1959年的聂干因，从湖北美术学院美术系毕业，满怀着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他，却分配到湖北省戏曲研究所，当学校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时，虽然也有部分同学不乐，但只是单位的好坏问题，而他却是完全改行。上世纪的50年代，服从分配是每个公民的天职，他亦不能例外，在不十分情愿的心态下，聂干因走上了戏曲研究的岗位。他的湖南老乡、同班同学黄铁山回到长沙就曾任湖南美协主席，中国美协水彩画艺委会主任。聂干因这样记述自己的这段经历：“我对中国戏曲本来一无所知，却走上了画戏画的道路，我从美术学院毕业后的50年，有20年泡在戏曲界，30年泡在水墨中。有人开玩笑说我画戏画是因祸得福，我觉得还是用阴差阳错这个词较适当。”

为了让新上岗的青年人尽快进入“角色”，湖北省戏曲研究所领导几乎每周都买戏票给他们看，高盛麟的《走麦城》、陈伯华的《宇宙

锋》，享誉梨园，在当时也是一票难求，可这几个大学生往往中场休息时就开了溜，逃之夭夭。现在聂老回忆起来觉得当时怎么那么幼稚可笑。湖北省戏曲研究所所长黄振先生，曾是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部下，拉得一手好胡琴，是一位非常热爱戏曲事业的专家，为了提高青年大学生对中国戏曲文化的深入了解，他想出了一个绝招，将所里的大学生送到北京的大剧院去“泡”、去“熏陶”、去“感受”。

聂干因被送到了中国京剧团，当时院长马少波先生亲自接待了他。平易近人的马院长对他说：受黄先生委托，提供条件给你们看戏，工作能参加多少就多少，主要是了解、熟悉戏剧。当时中国京剧团正在排练两个出国演出剧目：《野猪林》与《白蛇传》。《野猪林》是袁世海、李少春主演；《白蛇传》是杜近芳、叶盛兰主演，导演是阿甲先生，舞美设计是赵全声先生。年轻的聂干因在京剧院十分自由，绘景车间学着绘景，排练场厅听导演讲戏，剧场里看看彩排，接触多了，耳濡目染，竟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。

在北京中国京剧院及后来的日子里，聂干

因从戏盲到戏迷,他几乎观看了京剧的主要剧目,其中不乏经典名剧:梅兰芳的《游园惊梦》,荀慧生的《红娘》,程砚秋的《荒山泪》,盖叫天的《武松打虎》,张君秋的《望江亭》,马连良、裘盛戎、李少春、袁世海、叶盛兰等合演的《赤壁之战》,李少春的《打金砖》《王佐断臂》等等。聂干因慢慢地看戏上了瘾,还悟出了其中的门道:从美术学院苏式的写实素描到民族戏剧的虚拟表演体系,他恍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。

舞台上一桌二椅的灵活多用;演员二三步走遍天下,三五人百万雄兵;环境随演员表演千变万化;唱、念、做、打的高度节律化;服装、道具、脸谱色彩的强烈夸张……无一不是围绕“表现”二字。舞台上精彩的表现,常常令观者拍案叫绝。在20年的戏曲研究工作中,聂干因没有想到要画水墨戏曲画,应该说他在中国京剧院呆的近二年时间,成为他中国画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,这二年中不仅是受熏陶、找感觉、打基础,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创作美学体系、审美理想、艺术特征,给他整个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水墨丹青绘戏画

由于聂干因在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的同时,坚持了研习书法和舞台速写,当他拿起长锋羊毫画戏曲,很快就能得心应手。1979年在庆祝建国30周年省美展上,他创作的一幅四尺全开中国画《鲁智深》竟获得了三等奖,处女作荣获大奖并入选全国美展,给了他极大的鼓舞,也为美术界所震惊。因为不久前他还和同行举办了水粉画三人联展,士别半年,一幅水墨淋



聂干因与画家在一起。左起:贺飞白、鲁慕迅、聂干因

漓、线条挺拔、惟妙惟肖的水墨画,令画坛刮目相看。

传统中国画的学习方式往往是从临摹画谱入手,可聂干因却从不愿意临画,他创作水墨画30年来,从未临摹过一张完整的画。他不临画,但喜欢读画,每每看到佳作,真是激动不已,反复玩味,用心揣摩,爱不释手。聂干因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,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往故宫博物院跑,在绘画馆里一泡就是一整天。唐代人物画、宋代工笔花鸟、明清水墨画他都喜欢。但最令他心动的还是石涛、徐渭的作品,特别是虚谷的画作。聂先生说:“站在虚谷的画前,能感受到他的创作激情,画面扑面而来的一股生气使你久久不愿离去。我想,画画就要这样画。”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虚谷的《竹鼠图》:严谨而洒脱,瘦劲而轻盈的细线(一种罕见的细线),不仅表现了活泼的松鼠和飘逸的竹叶,而且那律动的细线所构成的美妙乐章,仿佛窥见了虚谷老人挥写的神采。1979年聂干因调入中国美协湖北分会,先后任传播部主任、副秘书长等职,开始了他的中国画专业创作过程。

他刚开始画戏画,曾尝试学叶浅予先生,画着画着他就否定了自己,因为路子不太对。接着就学海派的关良先生,一学就上路了。关

先生的画戏味浓郁,人物生动传神,笔墨随意稚拙,是水墨戏画的鼻祖。但学关良却很难脱出关老的影子,画得再好,充其量也只是“关良第二”。时任湖北美协副主席的画家周韶华先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:关良这座大山难逾越,并建议他改题材。初学画戏画,模仿名家是必要的,但模仿要用自己的眼光,艺术上没有发现就没有创造,聂先生说:重复他人的成果就是否定了自己的存在。

但是,后来周韶华也觉得他改题材是下策,不能将自己独有的生活基础这个优势丢了。聂干因思考着如何避开关良的画风,于是,他从两个方面进行艺术实践:一是他有意减弱题材的分量,加强主观情感的表达,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借题发挥”。二是他有意放开笔墨,从构图全局注重绘画性,加强画面的张力。

经过不断探索,新的戏画风格初见端倪。1982年“申社国画展”在武汉、天津、河南、西安等地巡回展出,他的新作《七品芝麻官》《孙悟空》等作品引起画界关注,作品《坐楼杀惜》发表于1982年7期《美术》上。有人说,他比关良还画得好,他认为这只是赞誉之词。有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,聂干因没有跟关良的路子走,而在自辟蹊径。



聂干因与傩戏艺人在一起

一次画家雅集的偶然发现,让画家找到了难得的创作灵感。1984年,湖北省美协组织画家在汉川创作,一天,聂干因在整理画过的废宣纸时,突然发现废画中的一个局部,笔精墨妙很像脸谱,笔墨虽然有悖程式但又那么生动自然,他当即剪裁下来题名“小花”,贴在墙上玩味再三。没想到这张小画竟成了聂干因重彩画创作的开端,也成为他打散传统笔墨,重新结构点、线、面、色的新起点。此后,创作的《醉打》参加全国第六届美展,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。1981年聂干因在武汉琴台举办了他的第一回个人作品展。

深入生活寻灵感

中国古典戏曲从总体上说,属于民间艺术范畴。聂干因在从事戏曲画的同时,视野扩展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中去。从1985年至1990年的5年间,他马不停蹄地考察了中国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,并请人刻了一方“民间艺人”的印章。这是他的一份考察路线图:

1985年到贵州贵阳、凯里考察刺绣和傩戏面具;

1986年考察河南浚县的泥玩具和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楚文化;

1986年至1988年3次到西安看魏、汉、唐的石雕、陶俑、布玩等,3次到湖北江陵看楚文化艺术;

1987年到山西大同看云冈石窟和山西太原看晋祠泥塑、剪纸;

1988年到河南巩县和洛阳看石雕,山西芮城看永乐宫壁画、甘肃拉卜楞寺考察佛教艺术;

1989年到甘肃麦积山、炳灵寺、敦煌考察石雕、壁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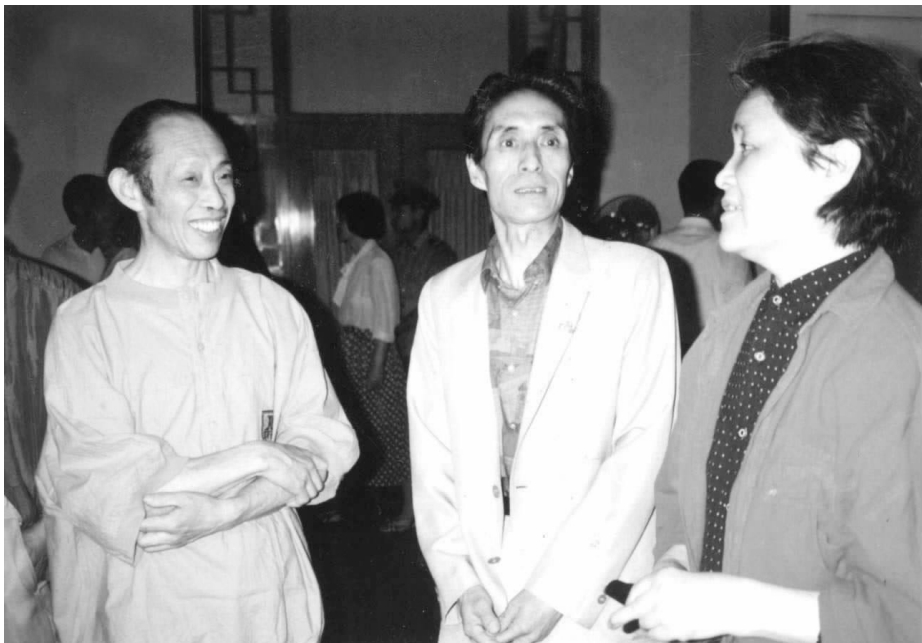
通过对民间艺术的考察、学习,他的创作思路更为宽广。马王堆出土棺木上图像造型的夸张、怪诞;汉像石造型的生动,构图的饱满;楚木俑、汉陶俑造型的质朴、传神;贵州刺绣、京剧面具造型的原始、神秘;河南泥玩、山西剪纸的简朴、稚拙;古代壁画在色彩上扑朔迷离的厚重感、神秘感等等,都深深萦回在他的脑海中,并成为他画中的重要元素。

从1989年开始,聂干因将学习民间艺术的某些感受,融合到水墨画中,不注重画面一笔一墨的变化,而从整个画面去安排点、线、面、色的节奏。墨彩重叠,线面交错,水色渗透,加强了画面的厚实感和张力感。

聂干因有方印章:“民间艺人”,这是他对民间艺人的敬佩。无论哪个民族、哪个国家、哪个朝代,都有许多民间艺人创造了不朽的、伟大的艺术,他们在艺术创作中,心态自由,形式自然。他说:“我这一辈子是真心实意向民间艺人学习,以他们为榜样。”

重彩戏画誉京城

1991年,在聂干因的戏画人生中,是一个丰收年、幸运年。是年,《聂干因作品集》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并在新加坡举办作品联展。也是在这年的秋天,“罗平安、赵成民中国画展”在武汉举行,在布置画展的过程中,聂干因有幸碰上了一位特殊的画家:他不仅时时关注着他的创作,而且只要是自己觉得出色的画家,必将全力运用可能利用的条件,真情实意



1992年在北京个人画展中,聂干因(左)与刘勃舒(中)、周思聪(右)在一起

地去扶持、推荐、传播。这位特殊的画家,就是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、中央美院副院长、中国画研究院院长的著名画家刘勃舒先生。他是为支持两位画家,专程从北京赶来武汉的。布展那天,刘院长和两画家到湖北省美术馆展览馆,聂干因刚好在展厅门口,经罗平安介绍,刘院长与聂干因初次相识。事后,罗平安对他说,刘院长还以为你是守门的老头。在画展开幕后的一次活动中,刘院长翻看着聂干因的画册对他说:“我这个人爱激动,也爱说话,这么好的画怎么不去北京展览?我邀请你明年到中国画研究院办展览,就这么定了,行不行?”聂干因微笑着点头回应他那激动而认真的邀请。

到北京去办展览,这是画家们梦寐以求的。将自己心爱的画作送到北京,能得到首都文化艺术中心专家们的认可,这是画家一辈子的心愿。聂干因出乎意外地得到刘院长的支持和邀请,心里自然是高兴和求之不得的。第二天,大家兴致勃勃地游览木兰山,刘勃舒先生仍记挂着办画展的事。夜晚,他到聂干因的住室,开门见山地问他:“办展览还有什么困难?”聂干因说:“要筹备点钱,也还要画些画。”刘勃舒先生接着说:“场租费我给你免了,办展览的事我给你张罗,主要是你自己要有信心,北京



聂干因戏剧人物画《真假李逵》

西方现代绘画观念的融合,给中国画坛很大的启示。中央电视台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中国日报》周末版为展览发了专稿。展览中的3幅作品由中国画研究院收藏,2幅由中国美术馆收藏。2001年聂干因的《智者》被邀参加“百年中国画展”,这是一次规模空前、档次极高的画展,展出从20世纪100年中筛选出的最优秀的中国画家的代表作品,作品《智

画界我熟悉,你的画到北京展出肯定成功!”

刘勃舒先生回到北京后,委托展览馆馆长沈希诚给湖北省美术院的聂干因来了一份邀请函,展览时间订在1992年6月。经过一番精心准备,聂干因按时携60幅作品赴京。到了北京,他得知,刘院长坐镇画院亲临指挥,开幕式请领导、研讨会专家发言,中央媒体宣传等一一具体落实。

“聂干因画展”于6月10日在中国画研究院展览馆开幕。中国美协副主席周思聪女士,虽病魔缠身,可那天她穿了件大红褂子,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展览,并不时地向聂干因提出各种问题。末了,还坚持参加了研讨会,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她说:聂干因老师的画有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,有西方现代艺术的魅力,你感觉得到,但又不是表面皮毛照搬过来,而是通过他自己体味、咀嚼、消化以后画出来的,所以特别耐看。研讨会上,来自湖北、北京等地的画家、理论家发言踊跃、气氛热烈。中央电视台当天晚间新闻就播放了画展的新闻。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次画展,是一个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高格调画展,与传统水墨人物脸谱画相比,手段更丰富,是民间艺术、中国画写意精神与

者》同时载入《百年中国画集》。

2009年11月6日,聂干因第十一回个人画展在武汉美术馆举办,百余幅作品展示出他不同时期的速写、水墨戏曲人物和重彩脸谱。聂干因的画作取材戏剧,以一种抽象笔法铺张色墨,细细观摩其笔下的脸谱、舞台,颇有人生如戏之感。

聂干因从艺50年的艺术探索过程,其实伴随着哲学生命的探索,他要自己的画中寻求他的真实世界,那个令他生命鼓荡不已的乾坤。聂先生虽居闹市,却是一位静者。静者,心静也。虽然人们都知道“宁静致远”,但实际上,懂此理的人并不多。他在“静斋”领略哲学智慧,静给了他一双锐利的眼睛,使他透过浮躁的世相,透过迷离的丛林,追踪生命的意义。他的画总给人快乐、幽深的感觉,甚至伴着点神秘色彩。